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一

孟子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章

地之相去也節

若合符節。只在得志大行上說。

合符節者。心之理也。

先聖後聖節

末節已推開說。是揆之盡。

揆一固是道一。然與道字不同。一卽道也。揆之無不同。正于事理上見。孟子立說皆從實證。如三子不同道而趨一。先列其平生及所謂一。則仁也。趨非仁也。此章之所謂一者。道也。揆非道也言以事理度之而無不同。正指得志行乎中國何人直作其道

一也。則疎矣。

度之而無不同。故人皆可爲舜文。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黃淳耀文〗乘輿濟人。在子產當自有說。而或做此以從政。則末矣。

〖評〗不以此一事槩子產則是。若謂此事又有別義則非。〖文〗古制宜復。而惲遂流俗之言。其弊也。井田裂。封建廢。而民生不聊。今法宜變。而惡咈世主之意。其敝也。淫樂作。壓禮典。而風俗大敗。此所謂日不暇給者也。〖評〗漢唐以後。儒臣名相。不能反於三代。病根只坐此耳。此非時文之士所能言也。世亂澤竭。民不聊生。爲逃帥方伯者。能搏擊貪殘。興衆廢墮。則民生實被其仁。若煦煦孑孑。以䟽餐爲德。平反爲能。而縱舍大奸。歷食人而不問。此失大臣之職。雖清謙自守。卩惠流傳。其實與溲民病國者同

罪也。先生器識。眞得古大臣本領。至後幅所云。直中漢唐以來諸名臣隱微深痼之疾。又無論庸臣情事矣。伊川先生稱范醇夫唐鑒云。三代以後無此議論。若先生此文。豈與時文論傳不傳哉。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曰諫行言聽節

後世人臣。只多與十萬緡。塞破屋子。便稱身荷國恩矣。諫行言聽膏澤下民。與彼却無干涉。能言得行其志。不負所學。受恩正自不同。

唐順之文 人臣義有不合。而不容不去者。所以明進退之節而不敢苟也。人君聽其去而不必其留者。所以成人臣之志而不敢強也。則臣之去也。固非悻悻然以薄其君。而君于其臣之去也

亦豈能愁然自處其薄乎。[illegible]如此說去字。纔見君臣之義合當如此。不是曲護君子也。君臣以義合。合則爲君臣。不合則可去。與朋友之倫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惡。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即是君臣之禮。非君臣之變也。只爲後世封建廢爲郡縣。天下統于一君。遂但有進退而無去就。嬴秦無道。創爲尊君卑臣之禮。上下相隔懸絕。并進退亦制於君而無所逃。而千古君臣之義爲之一變。但以權法相制。而君子行義之道幾亡矣。其有言及去字者。諸臣媚子輒以二心大逆律之。不知古者君臣相接之禮當然也。文正得此義。若但以斡旋君子立說。猶後世諸媚眼孔中見識耳。

三 有禮是舊君自盡之道。其情文篤至。如此所以廼爲之服義。若說做規例故事。即成虛套。若說惟恐天下人議其薄。即成矯飾。

若說所以勸誘招致用成權術。如何能感人爲服哉。禮字須看得好。時文家纔說著禮便多擺設在外面。自晉人以後讀書人眼孔只得如此。

舊君是章義若泛作明良拜颺語固是不切。近則滿紙新朝故主。如長樂老飲酒開卷。讀所自述更事各朝官階勳爵以爲榮思之無乃赧顏乎。以此爲碩章旨。所謂自取敗闕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題解之要　經權一道也。評　此句得。文　禮本於會通之觀雖有定體而未始有定用也。義本於物宜之象雖有定理而未始有定形也。評　道箇禮便具變化之理。道箇義便具神明之用。大人察理之精。又與大賢以下不同。所謂可與權者也。文　以禮從事。而不強事以從禮。以義衒時而不違時以徇義。評　語有病。禮便是事

之理義便是時之宜禮義之原雖在吾心然無其事非其時禮義亦無從見一有事一當時便有箇禮義在分拆不得若說以禮從事以義徇時却早是兩件也有是迹即有是心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在其人之爲之者亦自其心認以爲禮義而誤故曰察理不精非拘迹者乃爲非禮非義而會之心者方爲眞禮義也良知家看得天下一切有爲之迹皆是外假惟吾心之知覺爲良知爲天理是即名禮義不知聖賢之禮義正在事與時上看事得其理時中其宜吾心之禮義乃完若于事與時終之不精憑心妄斷冥行自是正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此處正須辨析

陳子龍文 天下所共駭之行甞毅然而斷之此無他彼之所謂禮義者大也 **評** 精也非大也 **文** 有儒生之所謂禮義焉動必規矩

而言必準繩亦經文之陳迹耳。評此是罵道學語。意思甚隱悍。然世間自有此一流可罵者。文大人嘗不樂修邊幅之行。不深拘富貴之情。而成其廣大。評其私情亦自可見。章意不爲非禮義之禮義。言其於禮義知之極精也。平常中。自有至精之禮義。奇異脫略中。亦多非禮義之禮義。豈必不事小節。驚駭非常。而後爲大人之禮義哉。在外面有非。在裏面亦有非。大處有非。小處亦有非。惟窮理知至。乃爲大人耳。此只到得晉人禮豈爲我輩設隊下。何足與語大人。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章

孟子此言。眞勘得人心術學問盡。天下妄作苟取之徒。動以豪傑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此爲作用權變試問作用權變之大。古今有如伊尹者乎。然孟子推其本領。止云非義道一介不

取與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有天下。非作用權變盡頭乎。然推其同處。止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皆所不爲。由是觀之。聖賢門下。豈有靡所不爲之豪傑哉。惟禪與良知家。自謂門風廣大。無所不可。故此一流下梢。無不收拾其中。反謂程朱清薄。留人不住。遂皆歸彼而仇此。但觀今日詆毀程朱之學者。察其生平。未有不靡所不爲者也。

不爲有爲四字虛活。隨人所見高下移動。如不事生產而成大業之類。一錯解。其極如沈宏祿之七筆勾。有不爲人倫而後可成佛作祖矣。故朱子引敬夫仁義之說以實之。靠此發明。欛柄極正。但此箇關係。正在所見上辨。故程子下知所擇三字。又是欛柄之欛柄。

楊以任文 尋亦可枉。尺亦可直。止多一有爲之心。**翻** 今人靡所不

爲。而好談經濟。非有爲之心矣。【文】利鈍不計。生於寧靜者也

云云【評】不是此義。人必見道分明。而後能肩荷重任。有所不爲

則於公私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之間。灼然截然。無毫髮疑

蔽。故可以有爲。非僅謂澹泊寧靜。郤紛守素也。程子知所擇三

字。義極精。道極大。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看者也何法。是指示誨人使近。而不失二字中。藏有擴充知能實

際。若僅認不真。竟墮良知家阬塹矣。

其字即在大人身上說。

【陳子龍文】人天資不能高。神明不能妙。故依于學問之途以爲簡

求之具。苟非性與天道。豈能舍效法而任心胸乎。【評】謬談害道

自古聖人無舍學而任心爲妙之說。【文】赤子之見猛獸而不畏

入險阻而能出者。其心無所惑也。而大人亦然。評不是此話。赤子之無惑。不知也。大人之無惑。知之至也。文大人者。不可以常理論也。評不失赤子之心。正指大人之平實。非揚大人之神奇也。道箇不失。正從學問擴充經綸精細處看出。非贊其不學不慮也。曰不失。謂全其赤子時純一無僞之體。非以赤子之心作比喻也。此文渾是莊列瞿曇之說。如所云嬰兒與婆娑和和者。直與孟子之道冰炭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此章自得二字是要領。深造以道。有工夫次第。居安資深左右逢原。各有境界。

曰深。須見遂進不已意。曰以道。便有箇工夫方法。一著混話。止是君子造道。不但脫深字。并道字亦錯矣。

深造有刻入意有積漸意有不已意。

深造以道有兩層義以道是爲學次第條目工夫深造乃進取不已玩語意兩層中又側重在以道上故註下而必以其道者句其意甚明蓋必以道乃有所持循而能自得不則深造箇甚將文多略以道而單講深造卽有及之者亦泛說得箇漸進意如云君子深造之以漸不知註中進爲之方方字却有實事在此處看得混帳下面儘他說玄說妙都無是處。

此節書朱子意重以道字從來只了得深造耳。

深造以道是自得之本孟子正鞭策人做以道深造工夫非敎人忽然尋箇自得也脫却深造講自得旣非脫却以道講深造亦非。

【歸有光文】道可迎而不可求若苦心力索常不免於扞格之患【評】可

知張橫渠先生。程子尚道是道理生。

陳際泰文 君子一心。不用之府。然無所取而益焉。而僅憑一本來之心。則赤子局之於尋丈之室。遁之於數十年之久。將有不能名一物者。故心緣學問而有也。[illegible]此言雖淺。然足破良知之謬心緣學問而有一語。直指聖要。

學者到左右逢源。直是一團天理。受用不窮。然要非勉強安排之所能致也。只涵泳二則字神情。便有默識心通。自然而得氣象到左右逢源處。更不分內外精粗。亦不見生熟甘苦之迹。却自不離故處。

自得之中。其火候固自不同。及到左右逢源地位。又只形容得自得二字之極。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學必至反約。乃爲自得。然非博而詳說。則無由約也。

博詳正爲反約。不可打作兩開。

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用力。卻在詳說。說之會通處即約。非博之外別尋箇約也。博而不詳說。與不博同病。頓悟直指。與訓詁記誦。總無是處。今人每謂學何必講。只行去便是。不知其行處都是錯也。不然。夫子何以又憂學之不講乎。即以文章喻之。空疏與餖飣。總謂之不通。通者約也。空疏則無可講究。餖飣則不知講究。多讀書而精講究則通矣。

歸有光文 會之而無所遺。然後通之而無所礙也。合之而盡其大。又必析之而極其精也。**評** 然後又必四虛字妙甚。題中層次乃出。人止見得博約兩頭。不道詳說反說中間正有回互經歷處粗人一槩驀去。到先生手。如粟粒入篩眼。一點混帶不過。如此

方見博約合一處。與互根處。截然處。先後倒亂。不得處。水屑不漏。○昔之邪說。但有約而無博。近知其說之不通。又變爲先約而後博。謂聖門一貫。是初入門工夫。得此頭腦在手。然後去格物窮理。自以爲包羅巧妙。不知其與聖賢所言處處悖謬。學者從此等文字。平心體會。自見其妄。不須深辨也。

陳際泰文 博學詳說。人之所諱。**評** 陸王之學諱之耳。聖人正教人于此用力。安有諱者。**文** 心性之學。與格致之學之相譏也久矣。**評** 亦自陸王立說相譏耳。**文** 吾有道于此。捃拾格致之學之所長以爲之始。歸原心性之學之所擅以爲之終。**評** 只捃拾二字。已見其輕格致矣。格致與心性。豈二事耶。**文** 夫人精氣聰明之有餘者。强抑之。使但從事於身心之間。其氣必有所不降。惟縱之使往。而無所覩於其間。則力已疲而意亦悔。**評** 然則聖賢何

苦誤人如是。識一力不疲，意不懈，豈不陷之耶。直是亂道。【文】淸氣聰明之不足者。強恃之，使遊參詣於太極之上，其心必有所不悟。惟泛之旁雜，而使有得於其中。則機已啓，而妙可通。【評】此說差近理。但博學詳說，非旁雜之謂。【文】博學詳說，而又不廢其反約之功。【評】博學詳說，約在其中。孟子正說其一。大士却分爲二。惟其惑溺於陸王之說深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章

戰國惟以併吞爲事。諸侯相尚以力。其所效法，並是桓文之粗者。故上孟以力德言。此章即前意而深之，講到桓文精處。凡其定周朝王，懲內攘外，無非以善服人。到底誰肯服來。此直說得精微，辨得王霸徹。霸以桓文爲極，王以湯文爲極。皆主諸侯服諸侯言。故人字斷指諸侯講。

孟子服人皆言王霸之辨。故朱子云以善服人。如張華諜吳。恐其更立令主之類。養人。如湯遺葛牛羊爲之耕之類。張南軒亦以齊桓首止晉文踐土。證服人。則人字自當指諸侯言爲是。

楊以任文 善非養人之具乎。**評** 以善養。謂行善處不同。非善卽養也。服人者亦卽此善。

養字。有涵濡之大度。有漸摩之久道。

養字只是公其善。欲人同歸。非忘其名。使人不知之之謂也。但語求高深一層。便犯此病。

王慶臻文 同一善也。忘其有善之名而可矣。**評** 養只是善與人同耳。非忘也。忘善是黃老家言。**又** 人主以理治人。不若以情治人之神也。**評** 理卽善也。

金聲文 筋骨堅强。而其志始可得而弱也。以服天下有餘矣。**評** 志

何爲而欲其弱。如此則巧于以力服人矣。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孟子曰原泉混混節

【說有㫖文】物之在天下也。恒顯其自然之理。聖人之於物也。每觸其有感之天。仲尼稱水之意。有不在我而在物者矣。【評】可見在物無非在我。聖人觸處都是。

從原而不舍。而漸進。而放海。節節有工夫境界。

固是歸重有本。然中有不已意。漸進意。必至於極而止意。俱是學一道中緊要節目。不得嘗過。

苟爲無本節

秪是說水。而雨未即水也。雨所以爲水者。似雨爲水之本矣。而雨之來無端。此無本之水之始耳。未可以爲即是水。而固不得謂

水之本也。人之得聲聞。亦必有其因。而因即無本。猶夫雨也。可謂聲聞之本情也。

君子之恥。正不必以其敗露也。聲聞過情。便已足恥。固不必俟其潰敗決裂也。然潰敗決裂。必隨其後。如響之于聲。影之于形。所以君子不敢蒙過情之名。此方是聖賢爲己之學。

陳際泰文 君子重實之甚者。其闇淡之意。不復求名。人皆知之。君子愛名之甚者。其護惜之殷。轉而務實。人未必知之。評 道箇轉便不是。

君子之恥。本不爲愛護聲聞。因涸可立待。而益加儆動耳。

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古人之所謂聲聞也。今人以臭腐尷尬之物。亦名之爲聲聞。已足恥矣。况又有不實者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首節

幾希只言所爭無多耳村學究竟解作實字遂有云幾希之統者豈不大謬

幾希二字前輩謂是形容少字義非指一事一物故不可作名目然如時解動云存心則更謬矣本註謂全其性尹氏總註謂存天理後章註謂天理常存未嘗有存心之說所謂憂勤惕厲亦說存字不指所存者也避他幾希二字如後世阿堵中這些子雖虛字而實用似亦無妨但不可看做黑腰子耳

萬物皆備於我幾希耳

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即下章總註憂勤惕厲之意亦謂列聖以此去存之耳非謂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人多云

存心之統是大謬處。

存字中工夫下文全衆。

存之不是贊頌。

不但包貫下章帝王師相賢孟子自任道統之重在此存之二字。

正有憂危心事惕厲工夫正作稱揚古德頌失之遠矣。

趙炳文云云**蔽**存之正有工夫在其言曰日生日長而幾希自如日開日闢而幾希自如此其所以為存也所以憂勤惕厲無時而可已也入時手不過做作君子得之君子盡之而已。

舜明於庶物節

君子中人品正多獨舜之生安不同。

顧有光文品彙之散殊在宇宙之間者至賾矣合之若不能以盡其大者然性命之流行孰非吾心之所寄**評**人都在此處休去

只此處不休便明察。文 從其自有之仁義以妙應物之感初不知天下有所謂仁所謂義者而勉以行之也。評 由非行不可學。而仁義可學也。規摹生安氣象極其巍峻正與人間路斷而人皆可為堯舜意。又隱約關道在生安只在明察由行處不同庶物人倫仁義人人未嘗虧欠也。方見孟子歷敘大意。

[illegible]文 舜也起于田間少而歷試其所留心于羣生之用者精矣。[illegible] 明察雖生知不廢功力看中庸大智節自明文 物在于外故明用其大倫在于內故察用其細評 物亦非外倫亦非內其義一也。

庶物兼事物。

由仁義正是仁義證頭。

滙纂權文 隨時而起亦異時而變當然者即是耳。評 道理在聖人

身上看來極活。[illegible]矣念而合。即應念而施。無不然者。總是耳[illegible]雖聖人爲然。雖頭等聖人爲然。〇舜之由仁義行。如規矩之于方圓合下便如此。只緣聖人踐形。其耳目口鼻四肢渾是一團天理。所以如此。他人著意推高大舜。便似以仁義爲糟粕蟬蛻。却又錯了。此文看得獨好。只是看舜便是仁義。不是仁義之上。更有舜之精妙在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章

首節

看程子各因其一事而言。又云。非各舉其盛。聖人無不盛。可見泥煞此事上著解不得。然如近人空說存心而以其事支綴并開做成混帳活套。尤無義理。

是孟子偶然節舉。各節兩件。不必貫串。

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尚是利害第二層義只當下便有間見

聖人存心之密

湯執中節

執中有多少境界功候

無方是法所以無方有存之之心在

無方原頭便是存之原頭

無方備受恢張在上有無數權術在下有無數條陳感憤然皆與成湯無涉與孟子引據之旨無涉句句從憂勤惕厲中看出一片簡在上帝之心方是存之嫡傳正脈

武王不泄邇節

邇遠所指者廣故不下註脚朱子云通人與事而言其意該矣艾千子乃謂岐豐邇邶鄘衛遠始克商邇卜世三十卜年八百遠

直是粗鑿。或者又欲盡空而歸之心體。更入邪禪矣。又有謂武王不只此一事。不可粘定邇遠。亦不然。程子云云。恐人執煞。反疑聖人互有得失。故於言外發此意耳。非謂不泄邇忘遠可作通融影子話頭也。

遠邇。有人有地有事有候。不泄不忘。正指聖人心法精微。無所不到處。不得以偏義粗義了却。

周公思兼三王節

思兼。是聖人心法相傳一氣之妙。

三王四事。原不必是周公實事。總見其心如此。活看最妙。

思字中有經權妙用。

此心同此理同二語。人多誤混。人心最是不同。事理亦甚不同。所謂心同者。只同其憂勤惕厲處。所謂理同者。只同此事物當然

之則聖人正於不同處推求得盡挑兩用中惟精惟一故其同爲其同孟子說周公所以能兼施正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千古聖人相傳本天之學也異流本心起教便將此不同之心認爲良知天理自以爲憑此施設無非聖人作用更不須講究事物之理儼然橫衝直撞可以宇宙由我不知只此一點空疎無忌憚之心已與聖人絕遠心既不同矣何從而得理之同乎兩思字境界不同不合從思兼處看出三王時勢互異方見精細非理有不合也繼曰極形其思之勤待旦極形其行之急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孔子存之之功不止一時之義實舉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存者而共存之其所存更大而難孔子之事亦不止春秋繼上章而言其大者故從王迹說起蓋詁經爲孔子之教而春秋則孔子

之政也。

孔子以後存法一變。

此章是一篇春秋緣起大意、儘更了然。聖人心事。明白顯易本如是。後來學春秋者無慮數十百家。皆穿鑿傅會。只向一字半字尋活計。說得聖人朝三暮四。神頭鬼腦。不成箇分段。以胡文定之嚴正。猶且不免。朱子所以謂只恐地中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意不如是爾。

解春秋依胡氏講。褒貶予奪。不無難通之處。然其大指正大。說自不朽。後人指摘一二齟齬節目。便欲盡廢其說。謂孔子止用魯史舊文。據事直書。毫無所更改。然則春秋只一謄史之功耳。即乘與檮杌。亦何嘗不據事直書。而是非自見者。豈亦得比於春秋乎。看孟子此章下二節。其理昭然。乃為攻胡氏而併疑及孔

子更可笑也。

首節

王者之迹，原從上文說下。

【薛應旂文】聖人之道，或書之策，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其義一也。自舜以至于周公，固嘗引而被之天下之民矣，其書之策者雖出于後世，而不異其自爲。若夫孔子之道，則嘗書之策矣，其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者，雖亦出于後世，而不異其親見也。【評】方見孔孟之道，與文武不二，其功用同也。

王者之迹熄，不是說詩，因迹熄而詩亡。詩亡後，王者之事不行，其是非得失無復著於天下，傳於後世。故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所以存王迹之熄，非以繼詩教也。如專爲詩教亡而作，則孔子自有刪詩之功，與春秋無涉。人但講經義

相比附代起失其旨矣若謂詩敎則至今不亡當時那得亡故註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正以見王迹之熄也故當重迹熄說不重詩亡

陳際泰文王迹熄向之所謂詩篇詩敎者已亡矣**講**春秋繼王迹不是繼詩詩亡只是天子下夷于諸侯而雅降爲風所以降爲風緣天子無政敎號令行於天下不過王國一國之詩故只可列風而不可入雅也若謂詩篇亡則東遷後之詩仍有若謂詩敎亡則孔子自有删詩之功春秋不可以存詩敎也卽雅降爲風亦道理自然不可易不然聖人删正詩敎何難升風而爲雅蓋升降之故在政敎號令不在詩也

詩亡只作迹熄之驗不是不哀詩亦不說詩敎

詩亡只是王迹熄之徵不重詩也若謂詩與春秋義例並重則孔

子未嘗不刪詩，詩何嘗亡哉。王風降而雅亡，政教號令更無行者。此春秋所以存王迹，非繼詩也。故凡衡較詩與春秋者皆失之。

章世純曰夷厲而下，王事廢弛，而徵詩之政亦熄。嘗陳詩止王迹中一小事耳。王迹熄後，詩尚多見于經者，不可謂詩竟亡也。第雅亡而王國之詩降爲風耳。其降也，亦非刪詩者能降之。蓋王政不行，則朝廷無制作，公卿無獻納，獨有民俗歌謠猶存，不得不謂之風也。

人見註中雅亡二字，便道詩以雅爲尊，可謂粗矣。雅亡者，王降爲風也。王降爲風而雅亡，因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也。春秋存王者政教號令之道，所謂其義竊取也。于詩何與哉。若謂繼詩經則全詩當存，豈獨雅耶。

詩亡只是迹熄之徵。王教不復行於天下。故春秋之義不得不取。

詩與春秋本無關連也。強爲牽合。徒見支離。近世儒臣解經援春秋詩易分配湊合以爲巧。亦好奇之過。于義實無所取。

詩教之所以關王迹。正與春秋義同。褒貶並列而賞罰存。貞淫並列而勸懲見。其義一也。鄙儒乃以詩爲有貞而無淫。則春秋亦當著忠孝而隱亂臣賊子矣。

春秋固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包舉許多典章制度在。故註云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義始完備。自蘇明允著春秋論。只說得是非賞罰。今人往往脫却半邊。

其事則齊桓晉文節

首二句兩則字。是卑之之詞。

義字。即在事文上見。

義者何。即王者也。王者何。天也。天者何。即人之所異于禽獸者幾希也。東維子自謂得史義。而正統一論。惑于一時之私。而不知百世不易之道。正反春秋之義。而猶啜啜于當時。以瑕戮人。不知其非。非侯城生之辨論千古。豈復有春秋乎。故論史學當先明義字。自遷固以來。但知有事文二字耳。

謂春秋逐字褒貶。如先儒之說。固不無穿鑿傅會之失。然後儒一槩而空之。謂因史文無損益。是又因噎廢食也。聖人筆削。必無絲毫之不當其衡。但事遠義湮。自難以後世律例爲斷耳。

後世如溫公之通鑒。史例也。朱子之綱目。經例也。溫公只詳于記載。至于尊攘予奪之義。全未見在。得朱子綱目凡例一卷。而後大義炳如日星。朱子於通鑒。又何嘗辨一事。翻一案。以爲異同

也要知纔經聖人手中便可爲天下萬世之法後人讀星隕如雨傳便要求未刪春秋豈不是癡人說夢耶須知未刪春秋也只是今之春秋耳

古人說經各有所發明然其發明都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來故門戸不同而指歸畫一總以羣言淆亂故折衷於正耳今人未望見古人牆壁便好論經學必翻駁先儒逞其穿鑿傅會之臆說是既正之後又生淆亂正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也學術之壞總由不信先儒眞知力行耳何嘗有遵先儒之經說而得過者乎故余每見今人著書說經便心知其非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首節

唐順之文 聖人之澤無遠弗被也 評 眼孔大志氣高便見聖人之

澤。不在五世而斬例內。孟子只取其去聖之近耳。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節

予未得爲。太息深微。不指不親炙。

歷敘羣聖至此。自任得統意。已自分明。却仍歸尊孔子。謂幸而世近有傳人得聞大道其自任意。正在自謙處領會。上一句。似有恨於不及親炙。而當時親炙者。未有足與斯道之傳。直待孟子以私淑當見知之任。與末章世未遠居甚近意相照。此旨隱然言表。看私淑諸人四字。則曾思以來。雖源流井然。不足當此任也明矣。朱子之學。受之延平。推而上之。豫章龜山亦源流井然。然序統則直承程子。葢龜山豫章延平。亦所私淑之人也。

玩兩也字。有歉恨意。有欣幸意。有自解以與起後世意。

逢蒙學射於羿章

此章正羿之罪。非正蒙之罪。蒙罪固不言而明也。義重取友者。不重所取之友。

首節

以羿本身之罪論之。則爲首惡。以此處之罪論之。則爲減等。然此處減等。却即從首惡中做出。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節

孟子引此。止取善取友之得報。以證羿亦有罪之義。庾斯所處之是非。固不論也。

只就取友上說。不及旁意爲高。程子曰。學不講文義。全背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意。人却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

追我者誰也句。在作文者眼光。只在誰也。在當日孺子意思。只在

追我者。

死字出孺子口中者輕。在其僕意中者重。庾公之斯也五字是也。五字。若雖言之。若諱言之。若不得不言之。其意中只是必死兩字。忽然撥出吾生來。自使之不得不驚。

庾公之斯至。人謂此題只有一至字耳。吾謂此題方有庾公之斯四字。蓋至字有孺子意中之至。有其僕意中之至。有鄭師意中之至。若庾公之斯。則凡在孺子意中者。其僕意中者。鄭師意中者。至此方見其眞面目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此章論智。非論性也。開口便道天下之言性。未嘗言天下之性也。鑿便是天下之言性便是所惡於智者。只反覆說明此意。

此章謂爲智而發。以開口便說天下之言性也。言性而不知言故。

不知故之本利。即是不曾知性而穿鑿以求勝耳。

或疑此章主言性。不專爲智而發。不知從來言性者。孰不因用智穿鑿錯卻。孟子言四端便是故。言乍見入井便是利。乃所以爲大智也。然則程子專爲智發之云。正對告子及荀揚韓蘇諸言性者而說耳。奈何看成兩件乎。況既知言性爲主。便不是性爲主矣。智字正從言字生來。如何以矛刺盾耶。

大意爲智者而發。如金溪慈湖江門餘姚。其不識性字。總坐穿鑿之病耳。

首節

艾南英文 迹非性也。而非迹又無以見性。評 迹便是性。如何說成兩件。文 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評 經傳言性了然。如何不可言。文 性而可言。則天下之言性也。獨能言其故

而已。評宜言耳。非不能也。文方其無物也。性也。評有物將去不是性。

異端言性。都從無處說。吾儒都從有處說。故孟子之說。只就情字倒推上去。

孟子言性。只言情言端。正是故與利處。

故者以利為本。不是既有故又有利。只凡為故者必利。但言性者必當指其利處言之耳。凡人為惡必濫。為善必滑。為惡必曲。為善必直。乍見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忽然而感。卒然而應。固非意之能使為不利。亦非意之能使為利也。荀子言性惡只坐不知利。因不知有故耳。

荀子云性惡。彼亦以為故也。故必以利為本。

利不是人去做造出來。正是自然如此。

險阻艱難亦是利。

利只是人之生也直。

天之高也節

【陳際泰文】曆元一失將使民神雜擾菑害並生。【評】曆元失亦不過曆法疏謬。何遽致此。況曆元亦止是爲算立法得法。即不須曆元亦得也。【文】天體可見。而星辰不可見。【評】倒說了。天體之行。因星辰而見耳。【文】萬物相見於離。而衆星相見於夜。【評】衆星于夜不相見。天行則起端于冬至。亦曆家算法也。【文】其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五行之散氣者。既有定法以考其分。云云

【評】此是經星占驗。于曆法又別。曆家各宿經度。不過黃赤道南北有限之度。與星不相涉也。如此粗淺。于曆說經緯星度遲旋之理猶茫然。然已驚壓秀才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首節

入門從右師看出。只有一右師。入門從諸臣看出。便有無數目中之右師。

衆人意中。只有右師。無孟子。右師意中。有孟子。無衆人。孟子意中。并無右師衆人。聚在一堂之中。面目不同。意態亦別。

玩兩有字。原不止兩項。總是諸大夫無一不爭趨進退耳。錯綜嘈雜。一堂如畫。

有進二句。總形容當時諸大夫無不趨蹌貢媚。只留出一孟子作案耳。拙筆便止寫得兩項人。有字者字都無描畫矣。從兩項中寫出四面來。嘈嘈雜沓。淋漓滿堂。冷然有一孟子在旁。方與下皆字獨字作照。吾見今日拜塵吠雞。尻高首下。至有爲傀儡與

隸之所不屑爲者，風俗至此，亦君子之恥也。

此雖爲右師所厭，此孟子愈爲右師所恨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節

雖原有得諸君子輕，故愈求得孟子重。原嘗得皆與言淺，故恨得不與言深。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首節

心是活物，有道有人。人從道則聖，道從人則狂。仁禮即道心也。以仁禮存心，即吾心中提起道心爲人心之主，非外而別取箇仁禮以强制此心也。但以字說得著迹，存字講得粗疎，反做成義外矣。

以存二字，人每以深求失之，猶云其居心以是耳。

仁字兼體用。禮字兼顯微。存字工夫乃盡。

自反而忠矣節

悻悻於禽獸者。固褊中之小夫。即以禽獸付之悠悠者。亦非以仁禮存心之君子也。君子三自反。中所以救拔禽獸者至矣。及其奚擇何難。君子甚悲甚痛。更思有安全馴制之道。原未嘗於自反外。增一分自是絕物之念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節

【叢說】晏安敗德。庶民之於禽獸。止爲專圖其便而妄思自快自遂於天地之間。有志者所大悲云云。【評】激昂刻厲。皆老學鞭辟刺骨見血之言。余嘗於廣座聞人疾禮法而談脫灑。因語之曰。今時上自貴人。下至賤者。其一生汲汲所願慕而不可得全者。止孟子中九字耳。問何九字。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讀吉士

文亦憂之深矣。

禹稷當平世章

孟子只爲出處立論。故止取顏子與禹稷較耳。若論其地不同。則禹之與稷。亦自不相通。若易地皆然。則堯舜臯契無不皆然也。此章只論聖賢同道。並無歎無用聖賢之人意。空用感慨深情。都成隔壁帳耳。

首二節

平世亂世。只在聖賢失職不失職上看。

孔孟顏子。只無用之之人耳。此所以爲亂世也。

程朱終不得位以驗三代之復可歎。

禹思天下有溺者節

禹思天下四句。是推出所以三過不入之故。不是虛論聖人心事

也。若虛論心事。顏子未嘗不思。但無由己之急耳。

顏子不是不思。只不必由己飢溺。

顏子亦不是忘情天下。只責不在己耳。

顏子便與禹稷同時。而不任其職。則亦不思。

此思字。是職分之思。非仁民之思。仁民之思。顏子之所同。職分之思。禹稷之所獨。故思字須帖定由己說。不帖飢溺說。

陸稼書 此與割烹章思字有別。彼是未任事之思。此是既任事之思。未任之思。要見其重。故重在天下。既任之思。要見其急。故重在己字。評 須知伊尹雖未任事。然已有个湯在。湯又有三聘。在也。即是當乎世也。華陰蘇門。亦曰名世任道。吾不知之矣。故此二思字。總在道當任事上看。

禹思四句。都爲下句著解。乃虛注語氣也。

大意注重顏子一邊。禹稷之同顏子易信。顏子之同禹稷難見也。

看同道下。單說禹稷而不及顏子。此是孟子文章省文之妙。只用是以如是其急也一句。而顏子之所以不急已明。

事理不分大小。聖人只各急其急。便是參贊功能。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節

正在時之異地之異處看出道之同。顏之樂。即禹稷之憂。所謂同也。此猶兩人說如伊尹畎畝之樂。即納溝之憂。豈有異哉。

總說講文 君子出處之際。安可以不審其地乎。**評** 須看得道字分明聖賢千變萬化。只是其道一耳。故論聖賢者。當審其地以明其道。爲聖賢者。却只審其道之是非。而地之宜然自得。不專主審其地也。

上節說禹稷。更不申說顏子。知此節之專重顏子也。禹稷易地爲

顏易信。顏子易地爲禹稷難信。故皆字語勢。側在顏子。辨顏子者。孟子自處之道亦見。

禹稷對副。宜舉孔子。而舉顏子者何。孔子三月治魯。人猶及信。顏子平生未見施爲。尤難信也。禹稷同顏子。人所易知。章意固側重顏子耳。舉顏子。則孔子不消說。孔子不消說。則孟子自任可知矣。于此處著解。不特禹稷是陪客。並顏子亦未即是正身。

錢禧文云云。評論意側重顏子之同禹稷。以禹稷之同顏子。天下曉然不消說也。未必信顏子耳。顏子之急生民。其道固無歉。亦須易禹稷之地乃得。若謂簞瓢陋巷時。即是急生民。須推進一層說。不然。却看小了道字也。知道則急生民在其中。急生民不足以盡道。吉士于此猶粗在。只爲落了同甫止齋保社也。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二節

通章大意原爲顏子一邊人發故語脈皆側注這邊講禹稷處顯
明講顏子處含醞正是側重也被髮纓冠只喻急字是以如是
其急上文已說明末兩節正喻顏子之是以如是其不急結明
大意耳
全理上已說盡此只以喻言結之兩兩相形其義自見是孟子文
章醞藉處
閉戶只是地異道本同也
張爾公 閉戶非胡越鄉鄰只爲鄉鄰疎我我無所施其救外兩個
袖手旁觀胸中却十二分皇迫直是事勢無可奈何**靈**須知禹
稷顏回同處在本領有此本領然後當平世能已饑已溺當亂
世能不改其樂無此本領便世用我何以救鬭即閉戶只成个
閒人耳不講到本領處但說世親我疎我無可奈何與禹稷顏

回直是沒交涉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節

是則章子已矣。此句正對通國皆稱不孝說。上文反覆辨白其不孝之冤。却說他做孝子不得。此句只還他本等。是不斷之斷。而孟子之與遊禮貌。是不絕不是取之。亦已不答之答。須于虛字領會言外之意。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章

瞯正講說 君臣之間。一懷伺察之心。則上之不能行其道。而下之不能安其身。況乎來瞯之人。非陰殘之奄夫。則闒冗之末吏。顛倒是非。熒惑聞見。君子惴惴焉惟求免患。而小人外矯公忠之貌。內結左右之人。譽言日聞。而賢者之去決矣。圖看孟子答語

則齊王之使瞷。雖疑亦驚其高奇之疑。非忌猜苛核之疑也。此不但說壞齊王。并說得孟子答詞亦權詐。然其發揮人君伺察臣下過失之害。直可作一則偉論。爲黼扆之鑒。蓋當時有大司馬受一邊帥荔枝金帶及他重賄。次日上殿。忽呼問昨某總兵金帶花樣佳乎。司馬伏地不能對。奄掖之出。次日卽疏告病去。又首輔玉帶甚不堪。屢命易之。一日有鬻玉帶者。玉色製作俱絕妙。門客估値以千數。而索價止三百金。羣勸取之。相欲售。忽心動自止。一日朝退。駭謂門客曰。幾爲公等所誤。今日主上所御。卽前帶也。以是益荷隆眷。然司馬雖非人。而相實權奸。伺察之無當而有大害如此。此大樹先生所以借題爲諷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或云孟子特發此論。不是痛罵世人。還是憫惜之意居多。晨鐘之

弊。山泉之響、使人猛下省發。急加蕩滌。若一味罵倒聖賢不如是絕人已甚。余訓不然。罵至乞。痛罵之極矣。大聲疾呼以痛罵之。人尚未之或醒。故痛罵正是憫惜。非絕人已甚也。罵至乞人。而尚不是罵。必如何而謂之罵耶。昔人問乞恩例程子曰只爲如今士大夫道得個乞字慣。動不動又是乞也。以是觀之。其不以乞爲罵也亦久矣夫。

人只是志趣不同。君子志賢傑。惟恐賢傑之不盡。小人志勢利。惟恐勢利之不盡。志賢傑不盡。得則讀書尚友以求之。志勢利不盡得。則鑽刺攀援。走空脫謊。迫靡所不爲矣。齊人尚屬虛言。今人竟成行實。

首節

奔走貴人門牆。上之足致通顯。次不失聲賜爲閭左豪。是亦名士

之終南捷徑也。

則盡富貴也。此一種口角行徑。昔惟見門客方伎爲之。後見詞客名士無不然。已是可怪。近則講師隱者。亦津津揚揚矣。

驕其妻妾。齊人平時無日不驕。不自此始。

驕字就從其妻妾眼中看出耳。未敗露時之驕。滿面都是富貴相既敗露後之驕。滿面都是乞兒相矣。究竟富貴之于乞兒。亦何分別。近來直以乞驕人。又驕術之一變。

妻妾目中已知之驕。是齊人意中未知之驕。真堪絕倒。然齊人猶以爲未敗露而驕。此猶知羞者也。今人明明敗露而愈驕。此直不知有羞者矣。豈可與齊人比肩哉。

由君子觀之節

君子之觀。正與他人不同。他人之觀。極渾融。君子之觀極分別。他

人之觀極圓通。君子之觀極拘泥。他人之觀極寬厚。君子之觀極刻毒。

孟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一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二

孟子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人少則慕父母節

慕少艾慕妻子慕君。各自有變相然。一言斷之。總不慕父母耳。人當慕此三者時。幾不知其有父母矣。江陵棄禮戀位。當時猶共非之。後且習爲故事。了不足異矣。此人倫之極變也。

總批書文忠孝之性出于一原。則慕父母者似不妨慕君。而吾與恒情比類而稱之者。則以其慕在少艾妻子之後。而非忠孝之初心也。**評**仍是慕少艾妻子耳。總與父母無干。

仕則慕君。須從世情極薛常處映射大孝之慕。俗文取正意。却將潘岳之板輿。毛義之捧檄爲辭。不但與本旨相悖。亦見其方寸

之可誅矣。

不言得於君則熱中。而言不得於君則熱中。寫盡窮秀才巧仕宦躁妄之念。此時不知置父母於何所。熱字正如集糞之蠅爭骨之狗。

終身兩字中。正有多少變故。而慕字無往不在。方是孩提至性聖人至誠。

正從他人變遷中看出大孝之終身來。若大孝又何知終身之有。

上數句大孝亦有之。不是撇當一切。專去慕父母也。正要從少艾妻子仕君中勘出。方見終身之難。

終身兩字。正有多少閱歷。多少鍛鍊。多少引誘。而慕如故。所以難也。

慕字有根。此人所同也。慕字無盡。此大孝所獨也。

終身之慕。即少時之慕。譬如樹之萌芽甲拆。而干霄蔽日之勢已具。及至干霄蔽日。仍是萌芽甲拆者而已。

慕只是少時之慕。五十而慕。猶然少時之慕耳。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節

萬章只疑舜之不告耳。聞孟子之說。以爲舜果不當告堯。則何以亦不告。是其意中仍疑舜在。

方論舜之不告。忽轉到堯之何以不告。此正是古人論事精細。四面八方。眼光皆到處。

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聖人作事。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正自如此

只亦知兩字。便見有多少苦衷隱曲難言之處。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節

[illegible]大舜之不死。人甚疑之。而不知父母之身固不可以行殆也。[illegible]掩井却只是行殆。不爲順令。看得好。[illegible]親而不愛其子。非人情也。特一日之惑耳。安知不悟于異時乎。[illegible]如此說方是天理上事。方見聖人行權正是守經。○聖人所爲。止是情理之極至。然所謂情理者。皆本乎天。非庸俗之所謂情理也。故以稀奇詫異看聖人者固不是。即以後世人欲心腸看聖人謂聖人不過如此。尤不是。

鬱陶思君爾。誰道足下不曾思來。遂認眞得可笑。是卒見舜辭。是設意思語。是戀中撰出語。是若自解說非自解說語。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節

反覆所以喜之故。方想出僞字來。是然則二字之神。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尚在胸中不曾有此識見。有此道理。有此至

性。左思右量。只有一僞字耳。然則語氣只得如此。今人見人總學好事。自忖必無此心。便指他人爲僞。此卽荀卿性惡之說。其壞人心術不淺。不道以僞道學加人。人誠未必考亭也。已不先坐定負侂胄乎。聞其言。可以辨其類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陳子龍文云云。徐闇公不明于後世事。則不知聖人情法兼盡之妙。今以吾鄉文爲略理言事。如此等題。可以言理乎。湛湛江水。寫內則之篇。此梁儷文之所歎也。評似爲後世處宗室弊病而發。非論虞帝事也。其言亦殊通暢。若言不明後事。不知聖人情法兼盡之妙。此却不然。不明聖人之道。不知後事之失之由耳。舜之待象。純乎天理仁義上事。後世只在人欲利害上計較。此有天淵之隔。大樽此文也。只在利害上立脚。所謂略理言事亦

不誣。此即理也。何題可不以理言乎。公等自作江水觀。自投蕭綱兄弟位下。宜其得此號耳。

【[illegible]】舜與堯皆黃帝之孫也。黃帝之天下。遞傳於堯而不及瞽瞍。【評】此皆信古史之誕而成陋論。黃帝之後如瞍者不知凡幾。安能及之。甚矣眼孔之小也。【又】古未有封建之法也。舜於象始行之。【評】焉知古諸侯由來無以同姓封者乎。【又】封建之法。惟功是視。【評】此亦從項羽漢高之法言耳。三代前封建未必然。【又】吾獨疑舜之厚於象。而薄瞽瞍。瞍亦徒有天子父之名耳。及其卒也。舜郊堯而不郊瞽瞍。生徒有其名。死從而奪之。斯亦後世之議之所從生也已。【評】如公之矛。則公之盾自敗矣。以後世野言俚情論古聖。真成亂道。文人不知道。未有不出此者也。○凡為詫異者。必反出庸常之下。佛氏好言夸誕。至恒河沙世界。然

推其極也。與禽獸衆生等。而反以人道爲非。此可笑也。文人之夸誕。好言太古不經。然推其極也。與晚近之情事親切。而反以中古爲疑。亦可笑也。如大士此文非不奇快。然皆以後代鄙俚之見論古聖人。此足以驚俗生。而不足當學者一笑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節

章世純文 云云。**艾千子** 言文武則貶武。言堯舜則貶舜。此不獨薄福壽生。輕狂小子。亦且淺陋可笑之甚。豈有學問人所宜見之文字耶。勸君抹撥雞腸狗肝。且細心讀聖人書。觀聖人大作用也。**評** 千子先生此評。眞有功於學者。文人好翻新出論。每自陷入于大不道而不知。究之其所爲新奇者。眞鄙俚不足道。亦天下無知小人之所嘗談耳。

艾南英文 古道淳龐。未有殺降之慘。不過命其禁錮淹留。畢竟屈下

之命。評殺三苗。是殺其君。亦非殺降之慘。文究其終于三危似爲殺之之條。而考其服于三危。至有丕敘之實。評其國自不敍。文至春秋而其後猶得與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評原未嘗藏其種類。强作解。何當於理。照註固未嘗有謬于經也。當時好妄論者。甚謂堯幽囚舜野死。及說到此。又謂聖人殺不得一箇蠻君。眞可笑也。

黃淳耀文暴其罪而不戮其身。聖帝之所以待崇伯也。評死于殛亦戮其身矣。文觀舜之所以處鯀。而知鯀之爲罪。固未可與共驩並論者也。評若然。何統云四罪誅不仁。況工驩亦止流放。文鯀所際者。天傾地陷之世。其勝任者大神大聖。而非夫諄諂之智所能爲。評此論平反允愜。然鯀九年自任勿辭。罪却難逭。文鯀所負者。堅强婞直之才。其得罪在獨斷獨行。而非有滔天之

惡以禍世。評此何事而獨斷獨行。是即滔天禍世也。文方鯀之舉以四岳而不舉以共驩也。蓋亦非比周乎小人者矣。評帝咨四岳。共驩原不得舉薦。何可以此出爲之解。文方堯之不用其子以登庸。不用共工以若采。而始用鯀治水也。蓋亦以一時之臣。無出鯀右者矣。評是帝所以始咈而終遣之故。非徇衆也。文舜自攝位之後。權之以爲鯀雖不殺一人。而洪水之所殺已久。是即無異於鯀殺。評只此是鐵案勘辭。再無解處。文鯀雖殺及天下。而原其殺之者。出于治水。是終與殺人有殊。評後世治河止爲國計。然凡潰決無功必伏法。況鯀害及天下乎。文夫惟苦其形神而不必殊其首領。所以聖子嗣興。無礙其爲幹蠱之地。評果殊其首領。亦必天理允當。何礙于聖子之幹蠱嗣興。此論極情。自記趙岐注孟子。不言殛字爲何。鄭玄注周禮則云廢以

取其罪。廢猶放也。舜殛鯀於羽山是也。陸德明釋文。殛。誅也。曲禮。齒路馬有誅。以言語責之。非有刑罪也。今以尚書竄鯀於羽山證之。則鄭陸之說良是。但鯀死於竄所。故洪範云鯀則殛死。春秋傳云。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殛爲殺。向屬沿悞。【附】按蔡傳。殛則拘囚困苦之。亦未嘗訓殺。然洪範云鯀則殛死。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其非輕罪可知。蓋共驩三苗害在一官。禍及一方。鯀之禍害及天下。故共驩三苗曰流曰放曰竄。而鯀曰殛。則鯀罪重于共驩三苗。非輕也。故謂殛非殺則可。謂鯀罪輕而曲爲之出脫則不可。其所以必欲斷爲出脫者。以禹故也。不知鯀殛禹興。皆天理之所當然。非若後世刑賞德怨之私。又何礙于禹而爲之曲說乎。近見論者以爲鯀若伏誅。則禹與舜讐。必不肯臣舜而服事。此說至悖。周官曰殺人而義者令

勿讐。讐之則死。不人殺之而義且不可讐。況聖人而作君乎。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以舜誅鯀。有不受者乎。舜之誅鯀。天道也。天可讐乎。凡君誅臣。臣之子必讐君。則爲天下君者。亦不勝讐矣。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並行於天地之閒。皆天也。故皆仁也。知有父而不知有君。是知仁而不知義。則并其所爲仁者。私心也。非仁也。告子外義。以生爲性。釋氏本心。以理爲僞。皆不知天而無忌憚。此等說數原出於此。自以爲仁孝之至。而不知其爲大逆不道之論也。

鑿說 父旣見殛。子復事仇。不得已以幹蠱爲承考。**闢** 若是仇則聖人必不事。父之應殛。天也。天可仇乎。或不知此義。又造爲未嘗誅鯀之說。皆不知天命而妄言之耳。

親之欲貴。愛之欲富。自是合下如此。固未嘗有斟酌計較也。封之

有庶方是斟酌計較出曲全之法。此舜之所以處象。然亦必遂其所欲而始已耳。今人著手。便先是斟酌計較一片私心。此即是後世弱支去偪之意。仁人固如是乎。

誠心曲衞。合來纔道得欲字之意盡。

[illegible]文 處兄弟者固有幸不幸矣。幸而俱聖。俱聖則俱貴。俱貴則俱富。仁人之用情順云云。[illegible] 此纔是欲富欲貴十分圓滿境界其所以處象者猶不得已耳。然於此正見欲字。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節

[illegible]文自記 因閒一名作。謂象化于舜。自不干預國事。非舜制之。若象兇暴。舜亦不能制也。其說似迂。蓋舜當日處象明是放之。孟子曰封。亦戰國談鋒耳。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雖說愛奚至差別若此。聖人為天下而棄其子。是何等肺腸。[illegible] 此論太

乖角看不得二字固知象自不干預之說爲迂然遂謂舜有桎梏處制伺察之法純從利害起論然則充類盡義舜亦日以殺象爲事矣至引聖人爲天下棄其子以證實放象不知聖人不以天下與其子亦正是富貴之而不得有爲于天下耳中庸所謂子孫保之正見聖人親愛其子而使之得所原未嘗棄也總之看商均便該與他天下看象便該殺輕也須放此是後世庸人肺腸如何可與論聖人聖人于子弟未嘗無商量安頓然總在親愛中曲成如正希所云盡是私心作用矣此亦是禪學流弊看得人心即道心人欲即天理乃謂孟子之說亦戰國談鋒其悖道橫議皆由信凡情而不信聖賢也正希先生文章節義自足千古而惜乎其熟于禪讀其臨終與家人書令其兄與子女學佛此自謂親愛而不知其甚於放殺也朱子稱富鄭公趙

淸獻爲人。自其資性。非禪之力。亦先生之謂與。
𧰼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二句正是
其似放處。看下句直接故謂之放。其意自明。直至雖然欲見句
又轉出親愛意。然時人爲做似放之故。竟將後世監制親藩不
仁之術入講。則盡失孟子立辨之旨矣。故註中即補處之如此
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此義最好。方見其似放處正是仁人親
愛經營。
故謂之放。是辨其非放。非因放而解其義也。
總是推論所以致或曰放焉之由。皆從形迹疑似上來。虞舜當時。
只一片愛弟之誠。而愛民之仁。成物之智。又未嘗不周。見聖人
仁至義盡。知明處當。正辨其不是放。時人純於作用上起見。反
寫做眞實是放。而體統非放。皆後世封錮親藩。猜忌殘薄之私。

與聖人心術正相反矣。

看世間讀書人。自謂能識道理。及至一事至前。不覺首尾衡決。手足無措。只是讀書時。于處事接物。不去體驗。書自書。人自人。不相關涉。作此等題。亦只依樣葫蘆而已。究竟糊塗鶻突無益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章

孝子之至節

咸丘蒙只疑孝子可以臣父。原不曾道舜不是孝子。故孟子只以孝子所以爲孝之常理折之。則臣父可不辨明矣。

是辨臣父之誣。非頌舜遇之盛。只從孝子心情中推勘至盡。齊東之疑更不須辨。

紀翼權文云云。評以人子之至情。論千古之盛事。兩莫大兩層折出。纔見舜是古今帝王中第一箇孝子。動天地。感鬼神。旁薄日

是彌綸絃極。咸丘蒙之說。不辨而自失矣。

看至字莫大字。則尊親中等級正多。

孝子之至四句。只虛論情理。下四句纔照舜事。故尊字境位尚博。自天子以下至大夫士。更推之爲聖賢豪傑之父。皆尊親也。尊至爲天子父。尊止矣。而舜幸得之。在舜當時亦不冀及此。然至此舜亦只如固有。緣孝子之分有定而心無窮。天下有一步尊處。孝子之欲尊之心。必不留餘。第不是定以爲天子父爲孝之至也。兼士庶帝王講爲是。爲天子父。亦從道德功業來。有舜之聖。而後能尊親爲天子父。此豈人所得而妄覬者哉。

大意在辨臣父。故說到尊親盡頭處。然須知聖人正以孝致之。不是必以得此爲孝。不然。莽操昭炎之所爲。皆可援孝以自解矣。

推勘到德遇之隆。全從論孝人意中看出。方說得此理圓滿無

疑。

孝子之至四句。從論孝子者著解。自無語病。

舜是古來聖人破格事。

孝養以得天下爲孝。而加功德於其親。與以孝得天下。而貽令名于其親。其廣狹有間矣。評爲孝子而至尊親天下養。乃爲至耳。非尊親天下養卽爲至孝也。漢高心善家令言。乃尊太公。故是分羹餘智耳。豈得爲至孝哉。是作深得此意。與余論中庸大孝章有合。如將文言。則古來作賊竊何神器者。皆可謂之行孝矣。可乎。

舜之尊養。原以孝得。非以尊養爲孝。

從臣父立辨。人皆知之。正難其辨之正而無病耳。何謂病。若但以尊養之極爲孝。則叛臣亂賊皆可取其志耳。惟舜之尊養皆從

大孝得來。其至德協帝處。便是尊養之至處。及其尊養。亦不過止于尊養。不以亂天下之常經大義。方見聖孝之仁至義盡。

【董學擬文】祢黃帝而郊嚳。溯道所自始。而推之乎顓頊。其義同。祖顓頊而宗堯。明位所自傳。而反之乎一本。其情篤。【評】此見舜之尊養適合當然。未嘗以私失天下之公。則濮議大禮之是非見矣。

玩註既爲則當字。爲天子父四句。是側落。不是平分。

【中發文】舜自以孝而得天下。不以天下而得孝也。【評】二語眞說得道理盡。孟子於天子父天下養下。即下詩云永言孝思三句。正要人活看。上八句。只論心。不論事。事有窮時。心無盡處。以要見至孝之心。斷無臣父之理耳。不是勸人生妄想也。不然。篡逆僭竊。皆可爲孝思耶。如此看中庸說舜說武周道理。都成一片。

思字即從上兩至字生來不說如何尊親如何養親而獨曰孝思維則此方是至也纔說至便已不是至極力寫出思字至字之理方足至字理足而臣父之謬妄固不足辨也

引詩二句照上孝子之至四句作結也足能統說不單指舜之尊養亦不是教人以舜爲則尊親備養總是孝思所致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即所謂孝子之至其爲尊養自能極盡可以爲天下法如舜者即詩所謂能長言孝思而足法者也豈有臣父之理哉蓋尊養乃孝思中事非以尊養盡孝思亦非尊養難致而孝思易法也若云舜之尊養不可及而止取其思則失詩意矣

引詩以證尊親養親之至明臣父之說之妄重一則字此則字即從上文兩至字看出見此理是亘古亘今橫塞宇宙不易之常道則齊東鄙瑣之說正如日月出而爝火息自無可置喙處矣

則字卽人倫之至至字。孝中大孝中孝小孝。層級正不同。必至此方盡。盡處纔是則。若是遮上面還有一層。便不可以爲則。引詩只明此意。以見孝到極盡處斷無臣父之理。不是扯武王來陪論。亦不是借武詩頌舜也。

引詩只斷章取義。非以武舜較尊養也。以舜武衡論便非。

引詩只謂爲天下法則耳。非引武王也。

不是論武。只是辨舜。

書曰祗載見瞽瞍節

父不得子。正從底豫後看出。註所謂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于子耳。將文爲喜醜詆瞽瞍以爲笑柄。仍是咸丘蒙見識耳。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金鑑文 啓實賢。禹亦以爲簡在帝心之賢耳。而斤斤曰子子也哉

【論】此是實義【文】聖人不憂宗祀之絕續而憂道統之絕續聖人以道統為宗祀也【評】道統自道統宗祀自宗祀聖人無混合之理【文】堯以舜為子舜以禹為子謂舜禹者實能父之而承繼其道故天下大器付之嫡嗣而支庶莫敢奸焉【論】天降作君師原無付嫡嗣之義【文】獨至禹之子而承道統之人與承宗祀之人自合為一耳【評】知此則固當分看矣【文】禹不幸以此蒙德衰之譏豈知堯舜之未始不與子禹之未始不與賢也哉【論】禹止欲與賢道賢在子耳故謂與子原是與賢是實義非巧話也因而回互說堯舜亦是與子是欲作巧話而不知其謬于義矣蓋宗支世系是父子一倫中事帝王授受是君臣一倫中事一從仁生一從義生自是天地間並行兩大事合併不得天位原只有傳賢禹未嘗差差在啓以後耳後來竟將天位作父子傳授家

當混看此濮議大禮之所以紛紛謬戾也。才人行文。只取立說
巧妙。然此等處關係極大。不可不辨。
只有和尚之敎。道統即爲宗祀。付法者即爲嫡嗣。此正是無父無
君。孟子所謂二本故然耳。要之此一種識解議論。亦自禪學得
來。近日講學者。又學和尚。各建宗旨。譜源流支派。爲異端兒孫
而欲篡聖賢統位。更可畏矣。

【駁前艾文】必以傳賢爲定局何。則軌服不到之處。必有爲一姓之說
與恢復之圖。以遂私者。而陰謀圖度之雄。必有假恩威之柄。收
中外之心。以覬覦者云云。【評】滿肚後代史案。皆與三代之道無
與。如所引禪廢慘禍。皆家天下所致。又何嘗爲與賢而然哉。

首節

【金聲文】洪荒以來。父有天下傳之子。此天定地設不可亂也。至唐

虞之世則有不然者。[評]謂傳賢在傳子之後則人言當云至禹而後古。不當云德衰矣。此亦以後世疑上古之弊。

丹朱之不肖節

[illegible]朱均特未有天下耳。安在其不肖哉。況所不肖者二帝也。[評]曲說出朱均。却詆孟矣。[illegible]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堯德所以格鳥獸也。附于河濱。器不苦窳。舜德所以被泥土也。二子之質視鳥獸與泥土。則有間矣。何至悍然無所感化哉。[illegible]強詞奪理不知天下原有可感之鳥獸泥土。而有不可化之人。雖聖人無如何也。[illegible]二帝之子賢子肖亦傳之子不肖亦傳之者也。[illegible]如此却是私心。[文]度二子之材質皆中人以上者。苟假之事權。皆可以備一官。名一器。而賢之得天下不安天下之繫屬于賢也亦不內。[評]果如此。則賢何必得天下。此顏山農所謂堯舜不能

殺舜禹。索性以天下紿讖之說也。〔文〕誅凶舉才。堯皆使舜任之。而舜之於禹。則使之隨山刊木。旁行天下者。無寧曰焉。皆所以樹兩人于天下。而陰以掖吾子也。〔評〕此是私心作用。〔文〕惟二子知之。憤然聾其聽。昏其明。愚其智。使天下聞之。或曰頑矣。或曰傲矣。於是迫舜禹而起。而舜禹始無辭于天下。此二子之志也〔評〕然則朱均可謂至德矣。幾疑桀紂亦爲湯武地耶。且如此。舜禹亦是私心。總以後世事理論古人。以庸俗心情窺聖人。凡謬于史者。其病每如此。

〔總截文〕使二子有天下。則天下必受其害。以聖情論。非所以爲天下計也。使二子有天下。則其身亦幷不能安。以常情論。亦非爲其子計也。〔評〕二義的的。見聖人處得仁至義盡。無一不得其所

啓能繼禹之道。全在一敬。

久遠卽上文多少。久未久比較不齊。是總說三人。卽是止說一人。全爲解說禹德之不衰。與益所以不得傳之故。歸之天命。其說已盡。然天命是渺茫渾淪語。匹夫以下數節。又推明天命所以然之理。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首節

割烹要湯有兩層意。時人撰此說。或爲自己苟且卑汚解嘲。萬章述此言。爲孟子守禮義不見諸侯規諷。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節

聖賢于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識權變。只爲經天緯地事業。都在這些子上做。毫釐差不得耳。自作用之學興。竟分體用爲兩截。更精而講合一。則索性以作用

爲本體。引得一班苟且無忌憚之徒、妄作妄取、輒以英雄自命、曰成大業者不顧小節。外間靡所不爲。只不管自己身心如何。雖其中亦雅俗高卑之不同。然下梢總歸于小人。即諺所稱光棍耳。且道自古來作用之奇且大、有過于伊尹者乎。看孟子說他本領、却只得非義非道、則天下弗顧、千駟弗視。一介不與、一介不取。若不是從來一番事功、也定說他有體無用矣。

陳際泰文 道義見于取與之際、而藏于一介之中。**評** 便見一介取與不是小事。**又** 古之有爲者、恒致詳于平居之暇、而力爭于毫釐之際。**評** 今之有爲者反是。**又** 一介之謀、不自一介止也。他日秉樞用事、取與之于清議者、或重于丘山。**評** 此義殊不論後日、只當下便是。若說他日作用大、則仍看得一介小矣。由其見處未的、竭力欲說得一介大、不道反說得一介小也。蓋一介之不

取與。即是伊尹通身本領。體用全副在此。不是一介取與小。後來任天下之重。乃大也。道義只是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曾欠。任天下不爭多。不待推廣勘驗方見其大。只爲後世盜賊之行。皆可以爲君相。看得此理不同。遂謂成大事者不顧小廉曲謹。一班無恥無行。靡所不爲。皆以英雄豪傑自命。不道開天闢地一箇極奇極大功名。作聖之聖人。其本領却只在一介上做起。蓋一邊純是道義。道義不分大小。一邊純是利。利則有大有小也。

湯三使往聘之節

考證 云云。評 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三句。是伊尹止爲堯舜之道轉計。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爲身與君民功名事業起見也。先儒云。汝道讀書做到狀元便了。却耶。遮上面更有事在。又云。天下事非甲爲則乙爲。豈伊尹見不及此。此篇抱定道字。

下語親切。直是所見者大。若但鋪張際會。說盡君民吾身關係處。只寫得如今秀才胸中耳。倘一舉人進士。便了却半生讀時文一場辛苦。何嘗不道致君澤民耶。許大世間橫衝廣廣國中無人。對此眞堪痛哭。

天之生此民也節

首句此民中。便有予在。等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方見下予天民三字神理緊接。

講順之文。先覺矣。而不覺後覺。則是爲天心之所獨厚。而不能體天心之所均愛。非天所以悲民之意。亦非我所以奉天之意也

評體貼出聖人一片赤心。本天直下。不徇己私。亦并不徇天下。即有罪不敢赦。罪在朕躬之意。當時君臣一德。是何擔任。是何敬畏。于天民之先覺者也三句。正見顧諟明命之旨。着一點矜

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言與聖人分上無涉不涉聖人分上便純是私意其自負大言正足割烹伎倆矣【文】吾將因其不息之概而通其轉徹之機【評】道本在斯民此等語無本領者必不能道即讀此亦忽略過去【文】使天下而復有先覺者焉吾固可以安于畎畝而無所事也今而未見其人也非予覺之其孰能覺之【評】跌起誰字妙方見聖賢亦心不是妄自尊大孟子舍我其誰亦是實語痛切語

思天下之民節

思字剔出聖人心事是孟子設身處地相見處

思字向堯舜之道生出并不在民身上

思字直從樂堯舜之道來已字從吾身親見來

思字粘煞伊尹說如早晚做个話頭直說得口中念念有詞越做

越呆矣。孟子却是從他前之樂道後之伐夏體貼出來。

思字。人只做得伊尹濟世澤民。急任功名一邊看來。與畎畝樂道意思。打成兩截。人則伊尹竟是始終參差。蒼黃反覆一流。幾不免獄嘲朧笑。淵愧林慙矣。能從樂道中看出思之源流。方見伐夏救民。正是畎畝樂道中事。與堯之憂民。舜之不與。禹稷之飢溺。孔子之疏水。顏子之簞瓢。孟子之好辯。聖賢揆同趣一處。

約思敬致以天下之民之衆也。其自堯舜之澤而外。皆溝中也。節正是危微本旨。不是功利熱腸。文遜道之君子。法傚之鄉士。哉可作匹夫匹婦概也。豈必保全愛養之爲堯舜之澤。而矯勵慾艾之非澤也哉。節伐夏救民。正是堯舜之澤。方是伊尹之思。匹夫匹婦卽民。不過言其少耳。不作兩層。

堯舜之澤。指除亂與治。兼敎養實事。若單講覺字。便容易蹉入觚

去。

下面二十五字只襯箇一个思字之盡且急耳。但思字却有箇根源。若止向天下事功上著想。止寫得後世豪傑志量。到不得聖人心上。

此際之憂便是向來之樂。因時遇而分露。其實未嘗分也。讀朱子感春賦云。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吾之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歟。聖人心坎中憂樂同原。直自具一箇天地。後世學者胸窩只有一副私心。以得喪爲憂樂。如何見得這箇道理。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何嘗易說。入蒙士急功名。英雄試經濟者。一分意氣。便不涉聖人心事。天下之重。正爲堯舜之道在我。堯舜之澤亦在我。更無可諉處耳。

天下之重。正指堯舜之澤。不是虛說功名。

天下之重。只在道上看。自任只在天上看。如此方見就湯伐夏。却是正己潔身内事。若注眼但見就湯伐夏一節。任重不覺說向外去。反爲割烹左證矣。故此句須對下節講。

能得總意尹惟見吾學之大小。必以天下爲驗。而天下之治亂。遂不得不與吾學相關。**蓋**只完全一箇自己。便是任天下之重。**要**我所覺者。非人之所喻。則我所任者。亦非人之所知。前有千古。後有萬年。此際實具危微之機。**蓋**人苟見道分明。自不放當時後世非謗在眼裏。實實如此。纔是眞自任。自字與下已字對。天下之重與下正天下對。但有正己以正天下。無正天下以爲己之理。故任天下之重。全在一自字。句句鞭辟向裏。方得關割烹本旨。

如此二字。愼重之詞。非夸大之詞。重字乃不敢苟且意。非不肯狹

小意方是關剔點本義語此句原乖處畎畝與就湯說就湯固
爲任重邪頑弗視與嚣嚣却聘亦正爲任重也人只說得後半
截耳正已乃所以正天下天下是已分內事天下不正于正已
尚虧欠兩邊夾說方盡
放桀放太甲直是開闢來未曾有之事自伊尹敢犯手創爲之只
緣伊尹胸中有箇堯舜之道在堯舜之道中有箇天在道得箇
伊尹不敢不犯手做後世抱不哭孩兒者固不能學敢于篡奪
無忌憚至以作用爲即三代者又伊尹之罪人也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節
緊扼定堯舜之道便可放鬆要字要字愈放得鬆堯舜之道愈扼
得緊剔點之訣不辨自明
既云堯舜之道便不可謂之要矣而云要者此是孟子善辨亦戲

國人口氣如此。承認要字。正是辨白要字。若一推開。反認煞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於衛主顏讎由節

彌子之妻一段。止爲孔子與衛靈膠粘不著。不意中生此奇緣。與子路敘親。正伏孔子線索。旁外扳搭許多眷屬。都是梯媒關節人意中籌顧。因歎世間奔競之徒。乞婚納嫂。聯譜賛宗。以賢賄營進。陽陽驕人。而恬不知恥。使得一彌子之妻門路。更不知如何榮詡矣。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此二句原從上有命二字。推補出聖人牖柄。須知聖人不是一切委之數命。其知命也。正以禮義耳。看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栖栖卒老於行。此豈委心任運者耶。故此二句指平生大段說。不指處衛一事。禮義亦不專在進退上用。

觀程朱立朝進退之法。便知孔子。

聖人不言命。間或言之。特爲下等人說法。使易開明耳。於此中略存些計較之意便非。今人不信命固不可。若一向委之於命而不修人事。尤極壞事。須知命字上又有一層。人惟見不到上一層。故并信不煞下一層耳。

孔子不悅於魯衛節

主司城貞子二句。只敘貞子去就。便見貞子之賢。只贊貞子之賢。便得孔子之主。

吾聞觀近臣節

門戶厲階。至今爲梗。此古人所以謂去朝廷朋黨難也。然使爲人君者。能識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四句。正可從此辨出種類耳。只要辨得一二閣部大臣。便可辨朝士便可辨

外條矣復何難耶。明此方知歐公朋黨論。猶未得其要領。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章

百里奚虞人也節

孟子開口第一句。只虞人也三字。抵得多少辨難。傳家第一句云。某者某人也。然彼是上著人籍貫。此是流寓人來歷。下文多少事故。都要于此六字中見之方妙。莫粗淺看。要說得百里之忠。與宮之奇同。而見幾明決又高一著。若但做避難自全。隱然圖利。是奸也。非智也。智字識得不錯。纔勘得此一重公案。

百里奚不諫何是案。下節是斷。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節

此節孟子文法極錯綜變化之妙。

全節只智賢兩義耳。智見其知所不爲。賢見其品行必不爲。忽幻作六段。反覆藏頭隱尾。極跌蕩精妙。

出脫百里奚。只在知虞公之不可諫一句。下面但反覆申明此句耳。

評不原其不得不去之由。而深信其所以必去之故。則與亡之際。朝齊暮楚之徒。且將以賢名卜實。而始進之羞。又其不足辨矣。評見好事者造言之由。方知孟子辨析關係不小。

好事誣奚。正爲當時苟且干進者地耳。由其言。必且以名敎節義爲桎梏。以興亡去就。爲浮雲。故孟子直舉其入秦之故辨之。令好事者更無指摘處。

奚不相秦顯君。其賢智自在。

百里相秦事功。他無可考。于春秋見殽之師。而秦穆之誓。聖人取

之經。此顯君傳後之實，可知一部春秋大旨，與六經同歸。凡爲

聖君賢相，事功莫大於此。

自戰國開功利之說，後世許多學術門徑，總出不得此二字圈子。

欲爲君者，不論篡弑僭竊，曰逆取而順守。欲爲臣者，不顧喪身

失節，曰枉尺而直尋。孟子一生所爭，所關只在此，故弟子皆以

不見諸侯爲疑，割烹癰疽食牛數章，問答之意有在。若并看作一

卷史論辨疑也。